

中国专业作家
小说典藏文库



梦·泪·梦

李汉平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专业作家
小说典藏文库



梦·泪·梦



李汉平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泪·梦 / 李汉平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1

(中国专业作家·小说典藏文库·李汉平卷)

ISBN 978-7-5034-7016-5

I. ①梦…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9276 号

责任编辑: 马合省 薛媛媛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1.5 字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3.8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我写故我在（代序）

十五岁那年，我写了一篇作文《长长的跑道》，参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星星火炬”的征文比赛，得了一等奖。从那时候起，我就开始跑上文学创作的长长的跑道，一跑就是几十年。多少痛苦，多少欢乐，多少荆棘，多少坎坷，多少心血，多少眼泪，多少迷茫，多少犹疑。有过成功的辉煌，有过惨淡经营的落寞，也有时候感到疲惫，想过放弃，可一直有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说：“坚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我常常背诵一句诗：“痛苦磨折了我的傲气，我要完成那大业！”

于是我在文学之路上奋然前行，无怨无悔，始终不渝。

“文学是愚人的事业。”真的，要想从事文学创作，首先得当个愚人。这些年，文学从聚光灯下寥落到灯火阑珊处，多少人弃文学而去。我一遍又一遍问自己：“写吗？还写吗？”

当然，还要继续写下去。我追求的不是文学带给我的光环，而是文学本身。光环可以逝去，可文学永远在那里。时间可以过去，可作品永远在那里。

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

李汉平说：“我写故我在。”

文学是我永恒的情人。小说是情人深邃的眼眸。

作品是我心灵的孩子。小说是我孩子里的“心尖子”。

M 梦·泪·梦 Meng·lei·meng

写小说是我的心灵生活，是我的白日梦。我在梦里腾越、飞翔，一次次触摸灵魂。灵魂是有温度的。灵魂在高处。

我在自己创造的王国里痛苦、欢乐。塑造不一样的人物，体验不一样的人生。于是，心灵的疆界变得很广阔。

西方人爱“再现”，中国人爱“表现”；西方人爱写实，中国人爱写意。我想在再现与表现之间、写实与写意之间寻找一条路，构建我的小说世界。欣幸，我此生能遇见文学，遇见小说。于是我不寂寞，不孤独，坦然欣然走我前面的路。为此，我感恩，我幸福。

当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梦·泪·梦》，发行二十多万册。读者来信雪片般飞来。那时候的人实诚啊。我回信都回不过来，后来是父母弟弟们齐上阵。

那时我才知道，文学是如此美丽。文学是心灵和友谊之桥。

有一次我到呼兰参加一个笔会。一个叫王金凤的女青年走十几里的路，风尘仆仆地赶来，一定要见我。她拿出三个厚厚的日记本，上面竟是她手抄的《梦·泪·梦》的全部！

抚摸着她那磨出茧子的手指，我哭了：“为什么要这样儿？”

她说：“我们那地场儿偏僻，买不到这部书。我是借来的。人家催得紧，我舍不得还，在还之前点灯熬油，一字不落抄了一遍。这样我就真正拥有这部书了。”

我再一次泪水潸然！

时间过得可真快，转眼就是几十年！

我在大半生的岁月里，出版了二十几部书。

我从诗歌起步，后来写散文、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文学创作的十八般武艺我都试遍。这其中我最钟爱的还是长篇

小说。

去年九月，我在美国旅行。在纽约，我参观了纽约曼哈顿图书馆。和图书管理员简单聊几句，没想到竟聊出个“重大发现”。

我说，我是一个中国的旅行者，第一次到纽约来。我的同伴们都去看华尔街牛了，我孤身一人来参观图书馆。

他笑了，问我做什么工作。我说：作家。

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如实相告。

他在电脑里检索了一下，说：“我们的图书馆里有你的作品。”

“什么作品？”

“《大房子》。”

“真的？”

“真的。”

我很惊讶，很惊喜。它是怎样漂洋过海来到纽约的呀？

今年六月，在北京，我见到了《大房子》的责任编辑马合省，把这件事说给他听。

我说：“《大房子》这孩子挺出息，到美国留学去了。”

合省是个幽默人儿，他说：“哪是留学？已经入住纽约，是拿到绿卡了呀。”

我们相视，爽然而笑。

为了《大房子》的出版，我感谢合省。

为了《中国专业作家·小说典藏文库·李汉平卷》的出版，我感谢合省。

文学不是百米冲刺。文学是马拉松。

我已经不年轻了，但我要坚持着跑向终点。

M 梦·泪·梦
Me ng · lei · me ng

文学创作带给我的欢愉是如此的刻骨铭心，无法替代。今天，我带着我的作品走来。它们够不上集团军，也算是个小分队吧。

但我愿亲爱的读者能喜欢。但愿惊喜后面又有新的惊喜，奇迹后面又有新的奇迹！

李汉平

2015 年 11 月

目 录

我写故我在（代序）	1
-----------------	---

上 卷

理想，在晨曦中闪光

第一章 带阴影的除夕	3
第二章 在医院里	16
第三章 “上学去！”	22
第四章 彩色的梦	26
第五章 文学教师	30
第六章 难忘的小楼	56

中 卷

心灵，在苦闷中彷徨

第一章 风暴	67
第二章 厄运	75
第三章 一串苦闷的日子	79
第四章 歧路	103

第五章	寻找“镭”	111
第六章	焚.....	124
第七章	姐弟们.....	130
第八章	岔路口.....	142
第九章	亲人.....	160
第十章	在期待中.....	175

下 卷

信念，是攻不破的堡垒

第一章	教师生涯.....	187
第二章	燃烧吧，死灭的火焰！	201
第三章	“你像一张网”	217
第四章	八吨和一公分.....	222
第五章	别亦难.....	240
第六章	好心人.....	255
第七章	波折.....	272
第八章	新生.....	288
第九章	梦，并不缥缈.....	307
第十章	爱，快乐的深渊.....	315

上 卷

理想，在晨曦中闪光

第一章 带阴影的除夕

这是五十年代中期的一个飘着雪花的除夕。

靛蓝靛蓝的夜空，好像一片平静无波的大海，深邃、神秘。星消了，云淡了。在这片庄严肃穆的“海”上没有一片帆影，没有一朵浪花。整个的天幕闪烁着蓝宝石一般的光辉。

风儿轻轻地吹着。她仿佛一个披着隐身蓑的姑娘，用一双看不见的巧手扯碎了天上的云片，轻轻地把它们抛落，给这寒冷的大地絮一件棉衣裳；她仿佛一个东奔西跑的顽童，不小心撞动了天庭里的梨树，望着那第一片像小白船儿般荡落的花瓣，她眯眯地笑了，便索性摇撼着树干，震落一片片梨花，抖下一阵阵梨花雨。

于是，在那蓝幽幽的夜色的衬景上，出现了一个个洁白的小精灵。它们带着天上的祝福，带着轻柔的幻梦，悄悄儿地来到了人间。飘着，舞着，像一群舒着白纱羽翼的小仙女，每一个舞步，每一个眼神，都透出春的神韵。雪花，大朵大朵的雪花，轻悠悠地飘啊飘，像翩跹的素蝶，像盈盈的柳絮。它不再似冬天时那般的冷峻了，羸进了娇，羸进了柔，仿佛一个十六岁的少女，低眉含笑站在人前，掩不住那么一点儿淡淡的羞……

房上白了，像铺上一层厚厚的天鹅绒；地上白了，像嵌上一层光洁的汉白玉；老榆树抖着银髯；那些锯齿形的栅栏俏皮地顶着小白帽儿；丁香树变成了珊瑚枝；亭亭玉立的小松树眨

着被雪染白的睫毛……

此刻，这座坐落在松花江畔的北方名城，在银装素裹中显得更加俏丽了。那些富于异国情调的建筑，尖顶的哥特式啦，圆顶的俄罗斯古典式啦，给这座城市一种别具一格的风姿和特色。此刻，它们在夜幕与雪光交织出的幽蓝色的夜影中，显出明晰的轮廓。然而，更加迷人的不是这些尖顶，不是这些圆顶，不是这些蓝色，不是这些白色，而是那些从家家的窗子里透出的橘黄色的灯光。它们是那样的温暖，那样的安详，好像一只只醉意蒙眬的眼睛。与它们交相辉映的是户户门口儿挂出的纱灯、宫灯，它们把大红的光线投映在洁白的雪上，使雪地上闪烁出一颗颗彩色的小星星，显得火爆爆、喜洋洋的。

啊，除夕，此刻毕竟是除夕啊！这个千百年来中国人民总是怀着虔诚的敬意迎迎送送的时辰，冰封不住它，雪裹不住它，它带着祝福，带着希望，带着春的消息，嗬嗬咧咧地唱着民间小曲儿，一刻不误地踏上了这片土地。它知道迎接它的有色彩，有芬芳，有乒乓作响的爆竹，有孩子们的欢笑。

家家的灶火这会儿都烧得格外的旺。金红色的火苗呼呼地叫着，舔吮着锅底。锅里，汤在沸，水在开，飘溢出菜肴和煮水饺的香味儿。院子里，大街上，三五成群的孩子们穿着妈妈给缝制的新衣，提着画着彩色花草的玻璃灯笼，闹闹嚷嚷，蹦蹦跳跳地跑来跑去。放焰火的，放鞭炮的，嗬，好不热闹哟！

若是往年，这时候小百凌早跑出去和小朋友们凑热闹去了。大家伙儿在楼梯拐角处的空地上摆家家，办席面，每人带着一些从家里“偷”出来的年嚼物儿，凑在一起，用那些玩具勺盘，开一顿小朋友们自己的别开生面的年夜饭。也学着大人的样子“干杯”，把盛满凉水的酒杯碰得“咣咣”地响，也学着大人的样子，吃团圆饺子，当然忘不了在小盘子里放些假的醋和酱油。吃过这样的年夜饭，再回家吃山珍海味都不觉得香哩。

可是今年，不行啊，妈妈病着，病得那么重。

昨天，她和爸爸狠狠地吵了一架。吵得那么凶，把百凌都吓哭啦。吵完以后，妈妈就大口大口地吐血，足足吐了半痰盂呢，鲜红鲜红的，看上去可吓人啦。她把鲜红鲜红的血吐出去，脸上的红色就渐渐地消了，退了，一张瘦削的脸变得煞白煞白的，白得像纸。一双眼睛又大又亮，发着奇异的光。

百凌躲在角落里，久久地看着妈妈，又害怕，又可怜她。她不明白，妈妈为什么要吵，为什么要哭，爸爸好像并没有欺负她。先前，爸爸只是低声地说啊说，妈妈却在高声地喊呀喊。终于，爸爸激怒了，也大声地吼起来。妈妈哭得更凶了……

爸爸和妈妈吵过以后，生气地把门一摔，就出去了，一直也没有回来。

小百凌的耳朵里时不时生出一种幻觉的声音，就是爸爸临走时关上屋门的那沉重的“砰”的一声。这种幻觉的声音有时会把小百凌从困倦中惊醒。她猛然激灵一下，向门边跑去。她是多么希望，门再“砰”地响一下子，这回不是关门而是开门。她是多么希望，爸爸能快些回来，看看妈妈的病啊！可是门一直也没有响，爸爸一直也没有回来。

屋子里静极了，听得见墙上的挂钟在嘀嗒嘀嗒地响，听得见风敲玻璃窗的“格格”的响声。窗外，不时爆起一阵“乒——乓”的二踢脚声和“噼里啪啦”的小鞭儿声，夹杂着小朋友们的欢天喜地的笑声。这些声音把这小小的家屋衬托得更加寂静，更加凄凉了。

小百凌记起，白天，隔壁的王叔叔来过。他摸了摸妈妈的手腕说：“怕不行了，要住院。”

小百凌心里想：“啥是不行呢？啥叫住院呢？”

王叔叔走了。她悄悄地问来帮她们家做饭的孔婶儿：“啥叫‘不行了’？……”

一向很和气的孔婶儿那会儿倒板起脸来说：“小孩子家，莫多问。”

这会儿，只有她一个人守在妈妈的床边。她的小心灵里还在转着那个问号：“啥叫‘不行了’呢？不行了就是死了吗？”她屏息看着脸色惨白的妈妈，看她盖到胸口的被子动不动，把小脸儿凑到她的鼻子跟前，看她还喘不喘气。听人说，人不喘气就是死了，死了就是不行了呗！死了疼不疼呢？想啊想啊，她的小脑袋渐渐地迷糊起来。她坐在小板凳上，趴在妈妈的床边睡着了。睡着睡着她做了一个梦。梦见爸爸回来了，妈妈也高高兴兴的，窗边的那棵大青树上挂着五颜六色的彩灯。灯光映进迎门的那面大穿衣镜里，映进那盛满红葡萄酒的酒杯里，映进每个人的眼睛里。到处都是那些美丽的、星星般的光点。真漂亮呀！

小百凌望着那些迷人的光点，幸福地笑了。她挥着一双胖胖的小手，快活地喊着：“过年啦！过年啦！”好像要把那些光点都拥抱在怀里似的。她那长长的睫毛在轻轻地颤动着，一张脏污的小脸上显出幸福的笑靥。

百凌的喊声惊动了妈妈。妈妈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望着那张小脏脸儿，忍不住哭了。一串串热乎乎的泪珠儿落在小百凌的脸上。

百凌从梦中醒来了。她看见了母亲。母亲那双忧郁的眼睛像饱含雨云的天空，正透过一层迷漾的泪水俯视着她。

百凌从那双眼睛里看见了自己那颤动着的、变了形的小脸儿。她的一颗纤弱的小心灵里充满了怜悯和同情。百凌是最看不得眼泪的，特别是妈妈的眼泪。

记得，再小一些时候，妈妈给她讲过一个童话——《白雪公主》。当讲到白雪公主“没妈妈，没有家”的时候，小百凌哭了。晶莹的眼泪从她那澄澈的眼睛里慢慢地流出来，流出来，把围裙的前襟都打湿了……一连好多天，她都把妈妈给她

的糖果攒着，放在阿姨送给她的一只小竹筐里。一个星期天，妈妈要去上街，她也忙忙活活地收拾好了，当然没忘了挎上她心爱的小竹筐，说是要到森林里去，把那些糖果送给白雪公主，还有那七个好心帮助她的小怪人儿……

如今，妈妈哭了。小百凌的心里真难过。妈妈的眼泪，一串串，落在她的衣服上，像春天的雨，悄然地浸润开来；妈妈的眼泪，一滴滴，落在她的心里，却像珍珠落进了玉盘，锵然有声。因为，那是妈妈的眼泪啊！

小百凌揉揉眼睛，轻声地问：“妈妈，你为啥哭？”

妈妈没作声。

“妈妈，你痛么？”

妈妈默默地摇摇头。

“妈妈，你冷么？”

妈妈默默地摇摇头。

百凌看着母亲那苍白的脸，心想，她一定是冷。忙从床栏上取下一件毛外套，轻轻地披在母亲身上。母亲的眼泪还在流，而且越流越多了。她那发肿的嘴唇微微地哆嗦着。

“妈，你饿吧？”百凌仰起小脸儿，关切地问。

母亲仍然默默地摇摇头。

百凌急忙蹬着椅子，爬到桌子边，抓几块饼干装在碗里，用开水泡了，用小勺搅碎了，做一碗“饼干粥”，小心翼翼地端到母亲面前，热心地说着：“妈妈，七（吃）吧，七（吃）吧，七（吃）了就不饿了，不饿就不哭了。”

母亲接过碗，忍不住哽咽起来，一串泪珠儿又落进碗里，加进了咸，加进了涩……

忽然，门“砰”的一声开了。百凌习惯地向门边跑去。“爸爸！爸爸！”她叫着。进来的不是她盼望已久的爸爸，竟又是王叔叔。他说车已准备好，让妈妈马上住院。

几个邻居来抬她妈妈，她一看这情势，眼泪就禁不住流下

来了。仿佛有什么不幸的预感，觉得妈妈去了就不能再回来了似的。

妈妈被抬上担架了。小百凌搂着妈妈的脖子哭啊哭啊，一大滴一大滴温热的泪水落在妈妈的脸上。临了，她把厚墩墩的小嘴唇俯到妈妈的耳边，细声细气地说：“妈，我想跟你说句话儿。”

“啥话儿？你说吧。”母亲问道。

“妈，我不让你死……”小百凌哭巍巍地说出了那句在她心里埋藏已久的话。

“妈死不了！妈不死！”母亲硬声硬气地说。她的眼泪却止不住地流出来了，流过她那乌黑的鬓发，一直流到那洁白的枕头上。

百凌的弟弟小百鸣，那年才三岁，还不懂事，哭一阵，玩一阵。这会儿像一只小狗儿蜷缩在地上睡得正香。圆圆的小脸蛋上抹着泪污和泥污混合的痕迹。翘生生的小鼻子不时地抽抽搭搭。母亲看着这一对可怜的小儿女，嘴里恨恨地骂着：“我作了什么孽？我作了什么孽哟？我不能给孩子们带来幸福，只能给他们带来痛苦哟！我真不如死了好哟！”

小百凌搂着妈妈的脖子千叮万嘱：“妈，妈，我不让你死……我不让你死！”

一屋子来帮忙的人听了这话都止不住眼睛发酸。那些眼泪窝子浅的婶婶大娘们已经掏出手绢来不住地揩抹了。好心的孔婶把小百鸣抱到床上去，不料他被惊醒了，一看这阵势就吓得“哇哇”地哭。

“嘀——嘀——”，门外，救护车来了。大家七手八脚地把母亲抬下楼。小百凌由于害怕，直打哆嗦。她迈动着一双小脚，跟着人流迅速地往下跑。一个六岁的小姑娘，怎么能赶上大人的急匆匆的脚步呢？一步蹬空，骨碌碌从楼梯上滚下去，摔在楼梯转角处的平台上。